

现代土耳其女性小说系列

BIZ KİMDEN KAÇ MORDU KANNE?

不能失去你

(上) 佩里罕·马登著 PERİHAN MÂĞDEN
银珊瑚译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

不能失去你

BIZ KİMDEN KAÇIYORDUK, ANNE?

佩里罕·马登 著

Perihan Mağden

银珊 译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合同登记号：图字 19—2014—014 号

Copyright © 2007 by Perihan Mağden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Kalem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不能失去你 / (土) 马登著 ; 银珊译. — 广州 :
花城出版社, 2015.2

(现代土耳其女性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5360-7436-1

I. ①不… II. ①马… ②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土耳其—现代 IV. ①I374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15618号

出版人：詹秀敏

责任编辑：揭莉琳

技术编辑：陈诗泳

装帧设计：李咏瑶

书 名 不能失去你

BUNENG SHIQU NI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7.375 1 插页

字 数 150,000 字

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3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—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佩里罕·马登
Perihan Mağden
Muhsin Akgun 摄



BIZ KIMDEN KAÇIYORDUK, ANNE?

致中文版读者

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；这儿的一切都引人入胜，令人热血沸腾，但想要深入地了解这个国家却并非一件易事。这是我的亲身体会。

青年时代，我曾背着背包，搭乘火车，在中国穷游了一个月。那时候我的落脚之处是国营旅社，同屋的都是跟我一样的背包客。

当我一越过香港的边境，就感觉自己真正置身于这个神奇的国度。

是时，我身处广东省深圳市，于此处踏上了一个大国的广袤国土；这片土地神秘莫测，风光旖旎。当时，世界对中国不甚了解；即使今天，我也不清楚中国是否真正为外界所知。

确实，一个历史积淀如此厚重的大国是很难被外人真正理解的。

因而，在我眼中，今日中国的形象或许更为亲切熟悉，

但与此同时它的本质却更令我琢磨不透。

多年后，透过岁月的迷雾，我仍清晰地记得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兵马俑；我也无法忘记攀登长城时我心中的激动和雀跃，还有那遍布中国各地的美食，特别是诱人的北京美食。

中国的魅力无人能够抗拒；我亦为它深深地倾倒。

但最令我震惊的是中国人和土耳其人在心理上的高度相似性。

回国之后，我就是这么跟朋友说的。我说，中国人和我们太像了，我们潜意识的思维习惯非常相似。

这就是我在那段短暂而奇妙的游历时光中对中国形成的简单印象，虽然感悟寥寥却已弥足珍贵。

今天，我的作品能被译成中文，我只想说，对此我心潮澎湃，满怀感激，亦不乏自豪。

我的小说已经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，但我敢保证，没有哪种语言的译本能比得上中文译本在我心中的分量！

我的作品能被译为中文出版将带给我无可比拟的欢欣喜悦！

能见到我的文字被译成中文后焕发异彩，这份不可思议也是无与伦比的！

因此，我备感欣慰，也衷心希望读者诸君能喜欢我的作品。

佩里罕·马登

目录

CONTENTS

001 / 致中文版读者

001 / 《小鹿斑比》	076 // 喋喋不休的女人	156 / 多风之地
007 / 酒店时光	083 / 小狗费特斯	162 // 一名杂工眼中的她们
013 / 噩梦重现	090 / 乌鸦妈妈	168 / 沉沦的感觉
019 // 前台女孩	096 / 金发男孩	174 / 血红的唇膏
025 / 鹅卵石	103 / 经理女士	180 / 海床
031 / 小餐桌	109 // 楼层服务员	186 / 经理先生
037 / 暴风雪	116 / 城市空地	192 / 远房亲戚
043 // 救生员	123 / 美丽的囚笼	197 / 沙滩桶
049 / 不同的脸	130 / 人质	203 / 远航
055 / 温泉旅店	137 // 秘书	209 / 抢劫
062 / 虚情假意的人	144 / 奔驰公务车	215 / 祈祷书
069 / 疯狂的修女	150 / 讨厌的夫妻	221 // 士兵的话

《小鹿斑比》

多年前，妈妈就为我读过《小鹿斑比》的故事。

我从未忘记。我也绝不会忘记。

妈妈的声音始终在我耳畔回响。她在读故事。

那是《小鹿斑比》中的字字句句。它们永远鲜活。

活在妈妈沙哑的嗓音里。在妈妈的声音里。

她的声音独一无二。

妈妈的一切都与众不同。再说，除了她，我谁也不了解。

“他们都只是我们眼前移动的幻影。因为他们一闪而过，我们无须记住他们的一点一滴。而且我们也不会记住。”
妈妈说。

妈咪，我们将只记住我们曾共同经历过的一切——所有那些美好的回忆。还有您为我读《小鹿斑比》的那些夜晚。

在某家酒店客房的双人床上，我们依着枕头，拥被而

坐。床畔的灯光将我们俩照亮，您在灯下为我读《小鹿斑比》的故事。于我们而言，《小鹿斑比》不只是一本普通的书，它对我们尤为重要。

“这本书里全是信号，”妈妈如此评论《小鹿斑比》，“就像一个个信号弹。”

《小鹿斑比》中有两个重要角色，分别是小鹿斑比和他的妈妈。

妈妈可讨厌斑比的妈妈了。我觉得，要是我们和她在哪家酒店狭路相逢，妈妈说不定会狠狠地揍她一顿，让她吃点苦头。她就是这么恼火斑比的妈妈。

“要不是斑比的妈妈那么笨，那么粗心大意，斑比绝不会被单独落在森林。假如你是斑比的妈妈，可得保持警惕，绝不能撇下斑比一个人。”

我懂妈妈的意思。

妈妈绝不会那么笨，那么粗心，她绝不会让我失去妈妈。绝不，让我孤零零地留在森林里。

妈妈每晚都要花几个钟头反复给我读这个故事。她读了一遍又一遍，到最后，我都学会自己读了。

“世界上所有的儿童读物我都给你读过了，管它是土耳其语的还是英语的。”

但《小鹿斑比》不一样。这是我们的“预兆之书”。有时，我们随意翻开一页，透过字里行间来领悟是否到了离开的时间，从“老”地方动身的时间。

故事里斑比遇到的危险仿佛预示着我们自己将在现实中遇到的危险。书里的每个危险都是个预兆。

当我昏昏欲睡时，就靠在妈妈的肩头，或枕住她的膝盖。我永不会忘记《小鹿斑比》的开场白。我满怀期待地聆听着妈妈的讲述。妈妈的声音低沉沙哑。她时不时停下来抿口水，间或迸出一声压抑不住的咳嗽。

妈妈自孩提时代便开始抽烟。按她的话说，她的喉咙和肺都被烟草熏坏了。

“有什么法子呢？谁让我从小就抽烟。为着寻求安慰也好，为着忘却烦恼也罢，我都离不开它了。”

是什么让妈妈这么绝望？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？在她妈妈身上又发生了什么？我的外婆呢？

妈妈正在读故事；即使到今天，我耳畔仍回荡着她的声音。

他闯入了灌木丛中央的一个世界。这是隐藏在森林中的一小块空地，看似开阔，实则四周被遮得严严实实。狭小的空间仅够他和妈妈容身。

他站在那，纤细的腿支撑着身子，微微颤抖。他透过朦胧的双眼茫然地打量着眼前的一切，却什么都没看见。他垂下头，瑟瑟发抖，完全没从惊吓中缓过神来。

“多漂亮的小孩儿啊。”喜鹊嚷嚷道。

每次读到这，妈妈就会停下来，直直地望住我的眼睛说：“你刚出生时，医生和护士们一看到你也是这么说的。”

她每次都会说这句话。

那么请告诉我，妈妈，当时我们俩是孤零零地躺在医院吗？没人在那陪着我们吗？难道总是我们相依为命吗？从来都是吗？

我不会这么问的。

妈妈可受不了这种问题。

“求你了，宝贝儿，别逼我。拜托你了！”

我在小的时候也许曾干过类似的蠢事。我问了绝不该问的问题。我当时一点都不了解妈妈，现在我也一样。

有许多诸如此类的问题。它们提都不能提。其中涉及的话题绝不能被提起。

一天，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一幅图。图上是只被狐狸妈妈抛弃的小狐狸。

它凝视着前方，小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似乎在寻求帮助。它别无选择。

好些天，妈妈都对这张图念念不忘。她把它剪了下来，贴在镜子角上。

“被妈妈抛弃的小狐狸，现在由人类来照顾。它正慢慢习惯和人类待在一起。这太可怕了！”

其实，我们不怎么买报纸。这是最主要的原因，此外还有个原因。

妈妈不想看到有关她认识的任何人的消息。我的妈妈，她以前肯定很出名。或者，她的家庭很出名。要不然，她干嘛如此害怕从报纸上得知他人的消息呢？

不过妈妈教过我了，一切没必要的问题都别问。

其实，她挺喜欢我提问的，只要不是那些会让她崩溃的问题。

一旦妈妈垮掉了，她就变得软弱无能，软弱得不能保护我们。她再也不能让他们所有人都受点教训。

他们就能抓住我们。

“我敢肯定，他们还像群猎狗一样在我们后头追着呢。”
妈妈说。

每次，就在我们似乎已经甩开了追踪者，似乎他们也将我们忘得一干二净时，妈妈就会说：“他们绝不会忘记的。这也是我为什么不允许自己遗忘。”

我们可不能指望他们会忘记，正如我们不能对他们有其他任何指望一般。

为了不被追上并给逮住，我们必须时刻警惕，小心翼翼，疑神疑鬼。

每次妈妈濒临崩溃时，无论我是多么的小心翼翼，她总会毫无理由地爆发，在我面前失去控制。

当妈妈彻底崩溃时，我们不得不躲起来以避人耳目。

在这些时候，妈妈是绝不可能保护我们俩的。

但我什么都不用做。

相反，我必须要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听之任之。

“我不会让他们亵渎你的。”妈妈说。

她是如此反对我像她那样。我不懂为什么。

为什么我不应该像她呢？她长得漂亮，她是我妈妈。
她完美无瑕。

但我无权像她。

“正是因为我的过去，才会发生今天的一切。”

妈妈有一段可怕的往事，对此她绝口不提。真的，真的很可怕。

但我的过去不这样。

我的历史清清白白，熠熠生辉。一如我的未来。
这是妈妈说的。唯一存在于我的过去之中的就是妈妈。
也只有妈妈，才会出现在我未来的生命中。
这就是我为何如此快乐。
和斑比的妈妈不同，妈妈绝不会被抓住，剩下我孤苦伶仃。
我不是斑比，虽然妈妈有时会管我叫“我的斑比”。
妈妈和我，永远待在森林里。太棒了！

酒店时光

在酒店的时光，总是匆匆易逝。

“待在酒店，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，比在其他地方快多了。”妈妈总这么说。

但在我看来，有时事实恰恰相反。时间，仿佛在此处停滞。

当我们的灵魂沉溺于此，时光也似凝固。于是我们明白，是时候逃离了。

从我们栖身的酒店逃离，因为这个“新”地方已经变成一个“老”地方。

当我们到达此地时，它还是个“新”地方。

纵使我们曾到过这。

我们有时会这样，重返故地，而后稍作停留或久居一阵。虽然我们曾到过这，一直待到所有的新鲜感都被耗尽。

但再度抵达时却仍似初来乍到。

“我们从没来过，这是我们头次来。每次来都好像是

第一次呢！这是我们的初次造访。”妈妈如是说。

直到这种新鲜感消耗殆尽，我们便会再度逃离。

“我们在这待腻了就走，”妈妈总说，“这儿已经待够了。”

不管何时，只要她说这话，我们就该走了。

我们会候在汽车站、火车站、码头或者机场，只待次日黎明的到来，时间一到，不管情势如何，我们会尽快逃离这些我们待腻了的地方。

妈妈有个生物钟，总能告诉我们何时该离开酒店。何时匆匆打点行装，启程离去。我们从不用查看时间表、车票、计划之类来决定下一程。

在这种时候，妈妈总会说：“钟响了。”她说的就好像是定时炸弹在滴答作响。引爆的那一刻，目标物就会粉身碎骨，残骸四处飞溅。

因为妈妈是这么觉得的，她也是这么说的，所以我也这样想。跟她感同身受。

妈妈和我唯有彼此，别无他人。

从来没有第三人，今后亦绝不会出现。

但是妈妈讨厌孤独这个字眼，也不许我用它。

“我们才不孤单呢，”妈妈说，“永远都别屈服于这个丑陋的字眼。你我是一个整体。”

其实，妈妈并不是这么说的。

她用英语说：“我们是个整体，我们叫‘月亮组合’。”

她管我们叫“月亮组合”。

真有意思。

但妈妈用英语这么说的时候一点都不好笑。她有时会讲英文，英语常和她的土耳其语夹杂在一起。

当她被惹恼的时候，就会狠狠地教训对方。倒霉的有时是酒店前台接待的女孩，有时是餐厅杂工或者泳池救生员，有时是酒店经理或旅行社代理。

因为我们平日里总是辗转奔波于不同的酒店，我们必须打起精神来对付酒店和旅行社的那些人，要让他们受点教训，长长记性。

我们别无选择，因为他们做的事情令人作呕。

真的。确实令人恶心！

每当这时，妈妈就会奋起反抗。

“我必须得反抗，”妈妈说，“我倒希望他们别逼我这么做。”“按我教你的，紧紧捂住耳朵，闭上眼睛，宝贝。该我反击了。”

就算我张着耳朵，睁着眼睛，我也能置若罔闻，视若无睹。因为妈妈让我这么做，而且我必须这样。

我早已学会该怎么做。

随后，妈妈开始反击。当她气势汹汹地向对方发起猛烈的语言进攻时，就算捂着耳朵，我都能听到妈妈激烈的言辞，她的土耳其语夹杂着英文单词向对方劈头盖脸地砸去。

这下，轮到对方变迷糊了。妈妈说的话如此含糊不清，越来越令人费解。

“我得充分发挥两种语言的优势才能让他们甘拜下风。”妈妈说。

但我还是不太喜欢她讲土耳其语时掺杂那么多英语。